

由悲轉喜 變與不變

宋神宗元豐二年(1079年)，蘇軾陷「烏台詩獄」，險些喪命。及後被貶至黃州，生活艱苦，使其人生觀有所變化。蘇軾一生信奉儒家「致君堯舜」、建功立業的入世精神，但在其日後顛沛流離的貶謫生涯中，逐漸體味人生的苦難，不得不以佛道思想洗滌心中的抑鬱。早年「吾之於僧，慢侮不信」的態度有所改變。

元豐五年(1082年)七月十六日，他與友人夜遊黃州赤壁，寫下《前赤壁賦》。此賦佛道思想濃厚，歷代評論者都有指出。例如首段「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與莊子《逍遙遊》「列子御風而行」的境界相同；又第四段的變與不變之論，近乎對莊子《齊物論》的發揮；而吳子良引《莊子內篇·德充符》言：「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觀之，萬物皆一也。」則連句子結構也相似。此賦其餘文句，例如「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等，都是道家味濃。本文則擬討論此賦中的佛道思想。

從結構鋪排來說，《前赤壁賦》充滿佛教禪宗的理趣。此賦可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交代與友人遊赤壁之樂；第二部分則是樂極而生悲：由洞簫之幽怨引發對人生短暫的感慨；最後部分則以水、月變與不變的觀念破解悲傷，轉悲為喜。此三變又如禪宗參禪之三階段：「初關」、「重關」與

「牢關」，即所謂「見山是山」、「見山不是山」到「見山還是山」。鄧登輝總結為：「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思維過程。

緣起緣滅 不必執着

月夜遊長江之樂是表面之樂、膚淺之樂與凡人之樂。此樂是生理直接的感受，所有人皆有，是未悟道之前的低層次感受。由這一種表面之樂而引發思考人生的無常，一切的樂皆不能把握，結果悲從中來。這是對人生的反思，由表面進入深刻的反省，是對前者的否定。但肯定與否定對立，仍然執着於概念的設定，終未能悟「諸行無常」、「諸法無我」、「一切皆空」的境界。其實一切的樂與悲、肯定與否定、變與不變等互相對立的概念皆不存在，所謂「緣起緣滅」。因此，最終也不必執着於這一切，而到了「當下即是」的境界。此賦即是由「飲酒樂甚」到「託遺響於悲風」再到「客喜而笑」的結構組成。王水照評：「從遊賞之樂，到人生不永之悲，到曠達解脫之樂，正是蘇軾在厄運中努力堅持人生理想和生活信心的艱苦思想鬥爭的縮影。」

此賦由悲再轉喜的關鍵在於變與不變的論斷：「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南宋周密指出，此處有《楞嚴經》之意：「佛告波斯匿王言：『汝今自傷髮白面皺，其面必定皺於

童年，則汝今時觀此恒河，與昔童時觀河之見，有童老不？』王言：『不也，世尊。』佛言：『汝面雖皺，而此見性未嘗皺。皺者為變，不皺非變；變者受生滅，不變者元無生滅。』人由童年至老年，黑髮變白髮；面滑變面皺，但童年時的恒河與老年時的恒河仍是恒河。人老而面皺是「變」，是因緣的「生滅」，但無所謂「生滅」便是「不變」。此處或再引東晉高僧僧肇的《物不遷論》以作討論。明董其昌《畫禪室隨筆》卷三云：「東坡水月之喻，蓋自肇論得之，所謂不遷義也。」

佛教認為世間萬事萬物皆為因緣幻化而成，一切皆是空。「空」不是「無」，而是萬物沒有自性。人們看到的「變」其實是「因緣幻化」，有時間先後的觀念，人便以為事物先後的便不同是「變」。但《物不遷論》認為：「求向物於向，於向未嘗無；責向物於今，於今未嘗有。於今未嘗有，以明物不來；於向未嘗無，故知物不去。復而求今，今亦不往。是謂昔物

自在昔，不從今以至昔；今物自在今，不從昔以至今。」即是昔是昔，今是今，今昔沒有關連，因此沒有所謂「變」，所以「旋風偃嶽而常靜，江河競注而不流，野馬飄鼓而不動，日月歷天而不周。」

因此，從因緣幻化的角度看，萬物皆在變，水之逝；月之盈虛皆是變。但其實，昔之永在昔，今之永在今，萬物皆為不變。水與月與人皆一樣，那便不需羨慕了。羅永吉：「這滔滔逝去的江水，不曾

於一瞬間暫住，則沒有任何一刻的江水是相同的，可見無論何時的江水，皆未曾流動消逝，遷至他時；那盈虛變化的明月，亦未曾有一瞬暫留，則沒有任何一刻的明月是相同的，可見在任何時刻的明月，亦皆未曾消長變化，移於別處，因為任何時刻的『水』與『月』，皆『性住於一世』而『不遷了』。」通過破解對現象的執着，心中的鬱結得以釋放。這是蘇軾面對苦難時的自我開脫。



●蘇軾被貶至黃州，夜遊黃州赤壁時寫下《前赤壁賦》。圖為現今湖北黃岡市的蘇東坡紀念館。 資料圖片

●陳仁啟 中學中文科教師

學語習文
隔星期三見報

文山字水樂春風

塘邊賞荷花 心靜自然涼



●荷花與睡蓮不同，蓮子、蓮藕其實都是出自荷花。 資料圖片

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菊。自李唐來，世人甚愛牡丹。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

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愛，陶後鮮有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眾矣！

上文為膾炙人口，也被列入教科書的一篇議論散文《愛蓮說》，乃北宋著名理學家周敦頤所作。「說」是古代文體之一，「說者，釋也，述也，解釋義理而以己意述之也。」（《文章辨體序說》）。此文為周敦頤送予友人沈希顏，以讚其具君子美德。

本文實是一篇「託物言志」之篇。文章從「出淤泥而不染」起，描繪蓮的氣度、風節，寄予了作者對理想人格的肯定和追求，也反映出作者鄙棄貪圖富貴、追名逐利的世態的心理。

在寫作技巧上，文章還運用了對比、反襯的手法，以菊、牡丹來襯托蓮之美；還把菊花的隱逸，牡丹的富貴和蓮花的高潔相對比，使蓮之品格更加提高，也使「愛蓮」之主題得以加深。

蓮，一向受人喜愛。不過，也常常給人帶來一個疑問：「究竟蓮花是否就是荷花呢？二者有沒有分別呢？」

很多人都誤會睡蓮就是荷花，把二者誤認為同一種花卉，原因是它們同生長在水面上，同樣美麗清雅，有如仙女般可愛。其實它們是不同的。二者雖同屬蓮科水生植物，但荷花是山龍眼目，又稱蓮花，而睡蓮是睡蓮目。屬性不同，形態和藥用價值亦不同。

我們採摘蓮子、蓮蓬、蓮藕的，其實是荷花，而非睡蓮。兩者的花都可泡茶和製成香粉。不過，很多人懶得去分辨，甚至說它們都是一樣吧。

荷花只會在烈日和熱浪下盛開，而這個特點，令它被稱為夏季的花神。在「小暑」綻放的荷花，對觀賞者來說是感官享受。而且，也代表暑假開始了。

每年的「小暑」降臨，意味高溫將至。這時候中國大部分地區的氣溫，普遍上升至36℃，但還未到一年中最熱的時候，所以乾脆把這個節氣，稱為「小暑」。

每逢暑假，去杭州遊覽西湖的人非常多。有人賞荷之餘，摘下蓮芯，剝去它的外皮和中間的芯（因為太苦），就是新鮮的蓮子。有人喜歡放進口即食，也有人泡茶。

有種蓮心茶，味道有點苦，卻很清涼，是清熱去暑的佳品。中國人即使在夏天，也喜歡飲熱茶。他們認為，天氣炎熱時，人體血管處於擴張狀態。如果飲太多冰水，會造成血管迅速收縮，對身體有害。

相反，飲熱茶可加快血液循環，排出汗液，更利於身體散熱。中國人常說：「心靜自然涼」，是因夏天時心情比較浮躁，容易發脾氣。有人選擇到池塘邊吹下風，欣賞下荷花，來令心情清靜下來，煩躁和悶熱也消除了。

千年以前的南宋，杭州是當時的首都。在那段文化藝術發展的鼎盛時期，杭州也是當時的文化中心。賞花、插花和畫花，就是那時流傳下來的幽雅舒適的生活態度。

儘管杭州在急速發展，2016年曾在此召開「G20高峰會議」、2018年本地生產總值達到1,670億美元，杭州人仍然喜歡在悶熱的夜晚，到西湖邊納涼。而詩人和畫家，都善於在荷花中尋找智慧，領會生命的奧秘。

蓮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成為正直與純真的象徵。藝術家就更易被吸引，甚至用不同的角度，去捕捉它的美態。繪畫是一個可以讓自己的心性，更顯得幽雅的一項工作。因在美術創作過程中，要思考如何鋪排，心靈自然先要沉澱下來。

很多人都會沉醉在荷花的香和美之中，而杭州人喜歡說：「每個人眼中的荷花都不一樣」，因每個人的心中，也有自己的夢想。

●雨亭（退休中學中文科教師，從事教育工作四十年）

現代文學

《文學改良芻議》

（續5月12日期）

三曰須講文法

今之作文作詩者，每不講求文法之結構。其例至繁，不便舉之；尤以作駢文律詩者為尤甚。夫不講文法，是謂「不通」。此理至明，無待詳論。

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

此殊未易言也。今之少年往往作悲觀，其取別號則曰「寒灰」，「無生」，「死灰」；其作為詩文，則對落日而思暮年，對秋風而思零落，春來則惟恐其速去，花發又惟懼其早謝；此亡國之哀音也。老年人為之猶不可，況少年乎！其流弊所至，遂養成一種暮氣，不思奮發而有為，服勞報國，但知發牢騷之音，感喟之文；作者將以促其壽年，讀者將亦短其志氣；此吾所謂無病之呻吟也。國之多患，吾豈不知之？然病國危時，豈痛哭流涕所能收效乎？吾惟願今之文學家作費舒特（Fichte），作馮志尼（Mazzini），而不願其為賈生、王粲、屈原、謝舉羽也。其不能為賈生、王粲、屈原、謝舉羽，而徒為婦人醉酒喪氣失意之詩文者，尤卑卑不足道矣！

五曰務去爛調套語

今之學者，胸中記得幾個文學的套語，便稱詩人。其所為詩文，處處是陳言爛調。「蹉跎」，「身世」，「寥落」，「飄零」，「蟲沙」，「寒窗」，「斜陽」，「芳草」，「春閨」，「愁魂」，「歸夢」，「鶉啼」，「孤影」，「雁字」，「玉樓」，「錦字」，「殘更」，……之類，疊疊不絕，最可憎厭。其流弊所至，遂令國中生出許多似是而非，貌似而實非之詩文。今試舉吾友胡先驥先生一詞以證之：「熒熒夜燈如豆，映幢幢孤影，淒淒無據。翡翠衾寒，鴛鴦瓦冷，禁得秋宵幾度？么絃漫語，早丁字簾前，繁霜飛舞。裊裊餘音，片時猶繞柱。」此詞驟觀之，覺字字句句皆詞也，其實僅一大堆陳套語耳。「翡翠衾」、「鴛鴦瓦」，用之白香山《長恨歌》則可，以其所言乃帝王之衾之瓦也。

「丁字簾」、「么絃」，皆套語也。此詞在美國所作，其夜燈決不「熒熒如豆」，其居室尤無「柱」可繞也。至於「繁霜飛舞」，則更不成話矣。誰曾見繁霜之「飛舞」耶？

吾所謂務去爛調套語者，別無他法，惟在人人以其耳目所親見親聞所親身閱歷之事物，一一自己鑄詞以形容描寫之；但求其不失真，但求能達其狀物寫意之目的，即是工夫。其用爛調套語者，皆懶惰不肯自己鑄詞狀物者也。

（未完待續）

題解

《文學改良芻議》首載於1917年1月的《新青年》第二卷五期，重刊於1921年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的《胡適文存》第一集。本篇即據此書載錄。1916年10月，胡適讀《新青年》後有感而發，寫信給主編陳獨秀，提出文學革命的八項主張。其後胡氏又應陳獨秀之請，將八項主張加以申說，寫成《文學改良芻議》一文，揭開了新文學運動的序幕。

作者

胡適（1891—1962）是中國現代重要學者和思想家。他以提倡白話文和文學改革名動一時。此外，他主張政治上實行男女平等，教育上訓練獨立思考，又建議採用西方哲學的方法研究中國文化。主要著作有《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胡適文存》、《白話文學史》及《嘗試集》等。



書籍簡介：

《中國現代文學精華》所錄都是現代名家之作，有膾炙人口的篇章，也有議論宏深的佳構。文章有文言的、白話的，皆經考證，並附詳細的參考資料。

